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餘師録卷三 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承厚

謄録監生臣章 儔

餘師錄卷三

宋 王正德 撰

顔之推

顔之推家訓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誦入其滋味亦樂事

一本作施用多途

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吴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

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傳元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

聞之但其損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

江南號為訡（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誂撆（上音窕相呼誘也下音瞥）邢魏諸公衆共嘲弄戲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自古執筆為文章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爾但使不失體裁

辭義可觀便稱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慴不達天

命童子之為爾表亮以勝老子按表亮今本作桓譚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嘆息此人直以曉筭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為數子所惑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翅覆醬瓿而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哉凡為文章猶乘騏驥

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阬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艶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太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踈朴未為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

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也按易見事以下原本脫去今據家訓添入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

紜各為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按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書亦云邑號朝歌墨翟迴車今作顏淵蓋據論語誤考識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是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為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飄颻雲母舟簡文

曰旭既不識其父湮又飄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别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謹

凡代人為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輙代蔡邕為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條委我而夙喪又為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為潘文則思

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為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為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諿叙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妹今為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况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為死人自嘆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為齊謳篇前叙山川物産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體其為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説或有不同書

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今指知决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為誡云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雌雄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為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為

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辯為莊周言也後漢書因司徒崔烈以鋃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鋃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

云銀鑠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李朴

李朴送徐行中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翺皇甫湜最下者爲元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近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之韶濩翺湜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夢得俊逸麗縟而時窘邊幅子厚雄

健飄肆有縣崖峭壁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淳粹温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何則文章者天地之竒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故愚者終身而不得智者得其幽微之思勇者得其果敢之氣辨者得其玲瓏之聲巧者得其藻繪之容是數者雖能得而不能盡然猶足以取高於斯世盖必有兼是數者之才而後得其純全中正之氣經緯五藏雕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神之竒怪小而歌詠乎蟲魚鳥

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隨時抑揚為歌頌譏刺之音以舒發其懽愉愁嘆堙鬱之志而終始出入於仁義為禹稷之謨伊周之訓箕子之疇伏羲之易孔子之春秋而天地之蘊始盡矣

書柳子厚集云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懟必刺毀辨論語下篇尤害道論天地陰陽猶果蓏草木不能賞功罰罪雖詼諧之詞施於仁義教化其蟲膢歟至若傳河

間李赤事以譏切當世屬意明白而卒身自蹈其弊豈
所謂工於訶人而拙於用已耶吾不實夫論之如是也
與楊宣德書唐人稱子美為詩史者謂能紀一時事耳
至於安得廣厦千萬間為茅屋歌安得壯士提天網為
石犀行安得壯士挽天河為洗兵馬又安在其不相襲
也故論文者當論其是與否不必以好異夸世俗為能
六經不以文論後之洸洋奔肆不見邊幅莫如馬遷荀
況之書言辭相似者十三四遷載趙武靈王欲胡服與

商君論變法百餘言間不同才數字如傳蘇秦説六國見魏王而曰魏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見楚王又曰楚天下之强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執事能謂二人者淺狹無他有耶

書鍾陵集云文章取足於辨理詞有餘而意不足者如人之附贅愈多而愈病非有簡質者之步驟泛濫者夸侈麗也蓄之厚則徑省而不浮養之薄則亂雜而無統不可以相能也張元淳出其父仲通鍾陵集若干卷以

示余余見而異之曰斯文也其辨理之文歟粹而溫簡而嚴徑直而優游辨析而有體不爲虛辭濫說以取世俗之嗜好而終始曲折要必出入於仁義以扶導於教化因物寓意發爲歌詩可諷可勸可興可感至五言古風尤澄瀅峻拔讀之如與幽人烈士正冠而道古使人竦然生愛敬之意表奏論議切情近事以道人之所難言與夫治亂安危之隱而未見者無不審訂規畫而反覆之凛凛乎忠義之氣溢於中而形於外者也

謁顧子敦侍郎書云文章涉秦漢而病夫六經之於道
譬猶一氣之運産出萬化孟軻揚雄爲之五行四時之
用蓋書道治亂興廢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絶惡歸
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
齋莊恭敬之心達於籩豆玉帛故其辭典而嚴詩以君
臣父子之情詠於竹絃於絲故其辭婉而順下三代而
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縱横病韓非申
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冦又取仁義法度而搥提絶滅

之爲谿茫荒怪之說漢司馬遷得其汪洋峻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横斜識不逮理歷晉魏齊梁而光沉氣塞埋蔵腐蝕頹波横流淫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淳深潤以爲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飄逸果決者僅足窺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峯激流景出象外而裂窘邊幅李翺劉禹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雄渾皇甫湜白居易閑澹簡質斷去雕篆而拙

迹每見回宫轉角之音隨時閶作類乏韶夏皆滛哇而不可聽某駑鈍竊亦有志於古者側聞閤下以德行文章取名於時士之有志於道者爭出所長來筮駑駭聽於下風竊自增氣不識龍門之下可以袵草褐而一叩乎

蘓轍

蘓籀叙蘓轍子由遺言云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按蘓氏父子皆尊孟子此或非轍之言疑因轍有老子注而附會之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邱明作傳以相發明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繕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余之文但穩耳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格不足秦七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健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文士之冠冕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鷦鷯賦亦佳妙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

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覩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余黄樓賦學兩都賦體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爲文之法

公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主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髙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陽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恠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

公言班固諸叙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

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强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覩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燕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謷燕許文極當文竒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也盖亦取燕許矣

汪藻

汪藻作蘓魏公文集序云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物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

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

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盖吾宋極盛之時也

作鮑欽止小集序云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横錯綜粲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爲一

況淩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於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逺矣本朝自熈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髙而黙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甞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於經而筆力豪放自見於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於二者可謂兼之自黄魯直張文潛没欽止之詩文獨行於世而詩尤髙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爭相讀熟余甞恨未見其全書今

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於斯文可謂豪髮無遺恨矣
作永州郴先生祠堂記云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
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二十餘年耳談治
道述騷辭追還三代之風如此其速自是踵相躡有人
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
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頴士
李邕燕許之流固不為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
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

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

呂居仁

呂居仁作逺遊堂詩集序云頃嵗嘗與學者論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卒亦不背規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語活法矣世之學者知規矩固已甚難况能遽出規矩之外而有變化不

測乎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元暉雖未能實踐此理言亦至矣近世黃魯直首變前作之獘而後學者知所趨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而遠與古人比蓋皆由此道入也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孔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爲詩者果可以使人讀之而能興觀羣怨

矣乎果可以使人讀之而能知所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乎爲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雖然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君子於文有不得已焉者也吾友夏均父蘄人也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其天才於流輩獨高衆苦不足而均父常用之若不盡也

潘邠老語饒德操云作長詩須有次第本末方成文字譬如做客見主人須先入大門見主人升階就坐說話

乃退今人作文字都無本末次第緣不知此理也

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與韓退之論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猶吾元賓也及曾子固答李沿書最見抑揚反覆處如此等類宜皆詳讀

論語禮記文字簡淡不厭似非左氏所可及也列子氣平文緩亦非莊子步驟所能至也東坡晚年叙事文字多法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子厚所能及也

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

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班固叙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記秦穆晉惠相失處也

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推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字滂沛無吝嗇處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闚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

模次第初學者當先學栁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此皆不可不知也

徐師川云為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欲足成一章又惡其不相稱但能知意不屬則學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鋭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如力不

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

文氣不分明指切從容委曲而意以獨至惟左傳爲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讓之語盖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别故辭氣不廹如此非後世人專學言語者也

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爲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等則須審己才分不可勉强作也如秦少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止宗西漢可謂善學矣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如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句即警策也

載馳詩反覆說盡情意學者宜考蒹葭說得事理明白尤宜致思也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

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始事文采文亦寖衰矣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也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至如禮記左傳可見

韓退之答李翊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學文養氣妙處

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檀弓與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劉勰辨騷云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懐此知文者也言以述志文以宣言覩此可知但其間自有遠近高下抑揚微顯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矣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

公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於虛言有用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等爲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

左氏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一段反覆再三至於辭理俱盡無復餘藴此當深考也

醫書論脉之形狀病之證驗無一字妄發乃於借物爲

諭尤見工夫大抵見之既明則發之於言語自然分曉

觀此等書可見

劉知幾云敘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鈍者稱敏魯人爲鈍人也記中有注解則明焉者所嗤此爲省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

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於事皆再述此於文殊費尤爲煩句也漢書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中去年及口中可矣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爲煩字也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

呂氏家塾廣記云歐陽文忠公每爲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大文章則書而傅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

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跡也曽於諸子學舍中見與劉原父書一書十數本

劉摯作張文定玉堂集叙云甚哉辭之不可以已也夫萬事異理非言不命四方異情非辭弗通詩不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傳亦有之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以君天下者必使其臣贊爲辭而後出之周御史掌贊書漢尚書作詔文此其官之見於古者歷代因之其任愈重夫以堂宁之一言行乎四方萬里之外不高深簡嚴

不足以重王體又欲其誠之宣不優柔曲折不足以究民聽又欲其言之約三代而上經聖人所定不可尚已三代而下作者汙隆隨時屢變其間承平之時訓詞深厚號令溫雅有古風烈而傾側之際書詔所下武夫悍卒揮涕感動終於專好治之譽建持危之功則潤色之效豈小補哉自慶曆至於熙寧惟仁祖恭儉寛大英祖克篤前烈主上長駕遠馭略不世出三朝政績巍巍煥煥非尋常耳目所能觀聽而於斯時典册告命多出公

手上之仁心德意國之威福所指明布諭下昭如日星學士大夫都邑野人莫不曉然知治道之所以然雖政績固自卓越而述作之妙知有助哉至於供奉歌頌祠祝贊戒勸之金石播之樂府多者千百少數十言體制紛紛各得其度衆人不給我獨羸餘又何其富也

唐子西

唐子西論文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者直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

之辭太白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可不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業

晚學遽讀新唐書輙能壞人文格舊唐書書贊語云人安

漢道之寛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決江海以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鴆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近世士大夫習爲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强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之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

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上蔡司空書云文章於道有離有合不可一槩忽也前世韓退之柳子厚近世歐陽永叔尹師魯王深父輩皆有文在人間其詞何嘗不合於經其旨何嘗不入於道行之於世豈得無補而可以忽略都不加意乎竊觀閤下輔政既以經術取士又使習律習射而醫筭書畫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豈獨遺文章乎而自頃以來此道幾廢場屋之間人自爲體而立意造語無復法度宜詔

有司取士以古文為法所謂古文雖不同偶儷而散語之中暗有聲調其步驟馳騁亦皆有節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今士大夫間亦有知此道者而時所不尚皆相率遁去不能自見於世宜稍稍收聚而進用之使學者知所趨向不過數年文體自變使後世論宋朝古文復興自閤下始此亦閤下之所願也

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為不减班揚晉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既魏武之讎恨而亮

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收録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

葉夢得

葉夢得云古書多奇險或謂當時文體云爾然列子字古而辭平老子字與辭俱平偶儷音諧略同秦漢間工於文者而視古則稍異乃知奇險未必皆其體亦各自其為之者至孟子莊周雄辯閎衍如決江河如蒸雲霧

殆不可以文論蓋自其爲道出之商書伊訓說命等非不平而盤庚特異周詩雅頌非不平而鴟鴞雲漢二篇殆不容讀豈非繫其人乎使西漢之文不傳後世乃見太元謂西漢皆然亦不可矣文章自東漢後頻衰至齊梁而掃地豈惟其文之衰覩當時人物立身謀國未有一特然出羣者何以獨能施之於文至唐終始三百年僅能成一韓退之使退之如王楊盧駱之徒亦不能爲矣

許顗

許顗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

潛溪詩話云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人者曰寛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説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

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為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處多如此其源葢出於莊子故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舍文章亦多以此為法晚年乃言之曰詞達而

已詞至於達則疑於不文是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了然於心者千萬人而不一遇也況能了然於手與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王彦輔

王彦輔麈史楚詞招魂大招其末盛稱洞房翠帷之飾美顏秀頷之列瓊漿胾羹之烹新歌鄭衛之娛日夜沉湎與象棋六博之樂夫所以砦楚者深矣其卒云魂兮歸來正始昆只言往者既不可以正尚或以解於後耳

又曰賞罰當只尚進士只案楚詞今本作尚賢士只國家為只尚三王只皆思其來而反其政者也

梁任昉集秦漢以來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緣起自詩賦離騷至於勢約案勢約原作藝約昉此編終於崔瑗草書勢王褒僮約共八十五也今改正八十五題可謂博矣既載相如喻蜀不録揚雄劇美録解嘲而不取韓非説難取劉向列女傳而遺陳壽三國志評至韓柳元結孫樵又作原如原道原性之類又作讀如讀儀禮鶡冠之類又作書如書段太尉逸事訟

如訟風伯訂如訂樂等篇嗚呼文之體可謂極矣今略疏之續彦昇之志也任昉以三言詩起晉夏侯湛唐劉存以為始於鷺于飛醉言歸任以頌起漢之王襃劉以始於周公時邁任以檄起漢陳琳檄曹操劉以始於張儀檄楚任以碑起於漢惠帝作四皓碑劉以管子謂無懷氏封太山刻石紀功為碑任以銘起於始皇登會稽山劉以蔡邕銘論黄帝有金几之銘其始也若此者尚十餘條或討其事名之或因其成篇而論雖有不同然

不害其多聞之益

顏氏家訓亦足以為良至論文章以游夏孟荀枚乘張衡左思為狂而又詆忤子雲吾不取焉唐柳冕常言文章當以氣為主而世以謂賦者古詩之流亦足以觀其志如王沂公作狀元為殿試有物混成賦其間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此有陶鎔萬物之度後果為相范文正賦金在鎔曰若令區別妍蚩願為軒鑒儻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将人以謂有出

將入相之器果為名臣

王履道

王履道答吳檢法書云辱枉書并近詩伏承吏事簡少雍容文史樂道無悶起居休勝感慰不已某廢放之久雖非幻未證而諸幻已空無還尚隔而可還略盡公獨以文何耶少小之過不由師授妄作文果何物哉向上諸聖雖寓此以見仁義道德之意然文非仁非義非道非德實則辭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以言者尚其辭辭

之為尚欲以行遠不工則不達謂文曰道吾不求工此非某之所敢知將求天下之工於辭者斯則有以驗之辭必工而可出愈出而不窮屈原以來作者皆覩此祕而可操以馭者竊嘗有得於莊周司馬相如周之論風其辭若與風俱鳴於衆竅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逼耳其論真人曰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凡累數十句危如易轉之卵而層起曼如獨繰之璽而不絕相如賦大人

有言曰低昂夭矯反以驕鷔詘折隆穹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顔如此等甚多則夫乘雲氣御飛龍之狀亦可想見架空鑿堅刋陳趨新何其來之亹亹也有得於此則太史公龜筴日者傳可識其機杼韓退之南山詩柳子厚晉問不能以汪洋屈河伯項在京國每以語人固有不以為難者指事而擬之率不過三數語則重複宕跌不復從順而識職年來竄身荒遠斗絶之地意謂文人勝士所不遊近從舂陵

有以公壺中五如石詩相示者輙誦劍峇掬月潄雹浮瀛之句數過侏儒觀一節若專車馬則必枕鼓之士某雖未多見公它作必知公之不窮也

作鄄城杜澤之詩集序云詩於文章雖止一端而律度至嚴資取至廣寫景狀物之作無窮盡天地造化四時月星雨雪江河濤波草木華實風土之宜鳥獸羽毛鳴聲之辨耳聞而目及者皆吾詩之所取登高望遠感慨欣戚別離酬贈興寄輾轉發於人情而達於世故哀思

而不傷和樂而不流要必合於理義之歸拘攄故實追詠當時之事則又欲意到辭達不類後世所作而觀者至於太息流涕若身親見之詩之工其難如此故天下之書雖山經地志花譜藥録小說細碎當無所不讀古今之詩雖巖棲谷隱漏篇缺句衆體瓌怪當無所不講前輩長老以此用心至若終身不以為易諰諰然常若有所思惟恐見聞之不富句法之不逮古人也葢專於詩者每如是李太白杜子美它文不多見於世韓退之

柳子厚劉夢得文冠百代其詩皆天下之奇作而言詩者終不以先李杜則李杜於詩專故也論人者以全論詩者以專全者不干一而專者吾何疾焉鄄城杜公澤之某不及見其人而見其詩精深婉約華而不綺清而不癯刋陳而趨新出險而掇奇人所甚富而公獨裕然擬古諸篇尤得唐人格法至其貫穿該洽熟復殫盡則前輩長老多聞慱識之風猶可想見盖公自熈寧中擢進士第及與先生長者游至老手不釋書平居作詩不

一日輟故某探言公用志之專以序公詩且以風吾黨之士工未盡而力有餘者使尚勉焉

餘師録卷三

餘師録卷四

宋 王正德 撰

朱少章

朱少章云歐公在潁上日取新唐書列傳令子棐讀而公卧聽之至藩鎮傳叙嗟賞曰若皆如此傳其筆力亦不可及也

東坡嘗謂劉壯輿曰三國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輿曰端明曷不爲之坡曰某

雖工於語言恐不是當行家

呂原明

呂原明雜記云杜子美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文者載道之器安得謂之小技顧所用何如耳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此說有可取焉

潘子真

潘子真詩話云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寘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公曰斯作絶似西漢德逢曰司馬相

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元法言以凖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賛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表也又云南豐先生曽子固言阿房宮賦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塊當作塊蓋言秦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又言此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

判於此矣

劉知幾

劉知幾史通云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

又云李陵集有答蘇武書詞彩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人所爲假稱陵作也缺而不載良有以焉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按答蘇武書梁蕭統始收之文選班

固時尚未之見非有意缺之也至史記李陵傳僅附李廣後並不載是書知幾之論誤矣

又云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也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周書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畧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既而郎明授經師範尼父雖煩約有殊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國之盜奔

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欵曲而言大事也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師人多寒王廵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未盡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亦時有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濉水爲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設雀羅此皆用晦之道也

又云左傳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

按邲戰中軍下軍爭舟時上軍固未動也此云上軍誤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武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勇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蓋二者文雖缺畧理甚昭著

李方叔

李方叔云文章之不可無者有四一曰體二曰志三曰

氣四曰韻述之以事本之以道考其理之所在辨其義之所宜庳高巨細包括并載而無所遺左右上下各有其職而不亂者體也體立於此折衷其是非去取其可否不狥於流俗不謬於聖人抑揚損益以稱其事彌縫貫穿以足其言行吾學行之力從吾制作之用者志也充其體於立意之始從其志於造語之際生之於心應之於口心在和平則溫厚典雅心在恭敬則矜莊威重大焉可使如雷霆之奮鼓舞萬物小焉可使如絡脉之

行出入無間者氣也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
草木之有華而蘭之臭芬薌如鷄鶩之間而有鶴清而
不羣犬羊之間而有麟仁而不猛如登培塿之邱以觀
崇山峻嶺之秀色涉潢汙之澤以觀寒溪澄潭之清流
如朱絃之有遺音太羹之有遺味者韻也文章之無體
譬之無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無志譬之雖有耳
目口鼻而不知視聽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質皆
具而無所用之文章之無氣雖知視聽臭味而血氣不

充於内手足不衛於外若奄奄病人支離顦顇生意消削文章之無韻譬之壯夫其軀幹枵然骨强氣盛而神色昏瞢言動凡濁則庸俗鄙人而已有體有志有氣有韻夫是謂成全四者成全然後於其間各因天姿才品以見其情狀故其言迂疎矯厲不切事情此山林之文也其人不必居藪澤其間不必論巖谷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鄙俚猥近不離塵垢此市井之文也其人不必坐廛肆其間不必論財利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

豐容安豫不險不陋此朝廷卿士之文也其人不必列官寺其間不必論職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其言寛仁忠厚有任重容天下之風此廟堂公輔之文也其人不必位台鼎其間不必論相業也其氣與韻則然也正直之人其文敬以則邪諛之人其言夸以浮功名之人其言激以毅苟且之人其言懦而愚押闔從横之人其言辯以私刻核忮忍之人其言深以盡則士欲以文章顯名後世者不可不謹其所言之文不可不謹乎所養之

德也如此

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栁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宋子京筆記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

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又云常言俗語文章所忌要在斵句清新令高妙出羣須衆中拈出時使人人讀之特然奇絶者方見工夫也

又不可使言語有塵埃氣唯輕快玲瓏使文采如月之光華甞見先生長者欲爲文時先取古人者再三讀之直須境熟然後沉思格體看其當如何措置却將欲作之文暗裏鋪摹經畫了方敢下筆踏古人蹤跡以取句法既做成連日改之十分改就見得別無瑕疵再將古人者又讀數過看與所作合與不合若不相懸遠不致乖背方寫淨本出示他人貴合衆論非獨耐看兼少問難耳人之爲文切忌塵坌須是一言一句動衆駭俗使

人知其妙意新語中心降歎不厭諷味方成文字也

秦會之

秦會之示孫云曾南豐辟陳無已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録檢討官初呈藁無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横筆又徹聲數稱亂道邢尚氣踞以請曰願善誘南豐笑曰措辭自有律令一不當即是亂道請公讀試爲公隱括邢疾讀至有百餘字南豐曰少止涉筆書數句邢復讀南豐應口以書畧不經意既畢授歸就編歸閲數十過終

不能有所增損始大服自爾識關鍵以文章軒輊諸公間初南豐未冠從歐陽公遊又先以道義友王荆公間攜王文編示歐公公曰文不如是反累正氣荆公聞痛自洒濯終不能脱晚歲掉頭揆路棲遲邱壑始有蕭散氣象然猶琢句曰木落山林成自獻水歸洲渚得横陳一水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雕篆之士雖膾炙談藪而於公則未為老成也山谷高吟交臂老杜至古文不自謂所長每推無已但云得句法於曾太史故荆

公詩曰曾子文章世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無巳詩曰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蓋南豐淵源西漢無巳親炙南豐射策始西漢而董相為舉首平津踵武擢為第一無巳雖不事舉業而擬試二篇論正似董辭嚴過公孫而乃困於頴尾不知飽味每有良朋况也永歎而巳

范元實

潛溪范元實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為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

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即莊左之優劣也公又曰司馬遷學莊子既造其妙班固學左氏未造其妙也然莊子多寓言駕空為文章左氏皆書事實而文詞不減莊子則左氏為難子固亦以為然

裴度

裴度寄李翶書云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耻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不知其倒之之非也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

洪覺範按僧惠洪字覺範姓喻氏後易名德洪此以洪為姓非是然晁氏讀書志標目亦稱洪覺範云

洪覺範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

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蔡絛

蔡絛西清詩話云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云此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公相誚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

東坡奉祠西太一宫見公舊時詩云楊柳鳴蜩緑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日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陸士衡 案此條前引陸機之言後引孫觌之言文不相屬以陸士衡標題疑有脱誤

陸士衡文賦云詩縁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而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温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通暢奏平徹以閑雅説煒曄而譎誑孫仲益云某見前輩文字褒賞一時名士如東

坡最多可往往過其實惟荆公未嘗以言假人而南豐為尤嚴比見郭祥正得荆公數帖皆稱道其詩者中一帖云子固之言不知所謂豈非足下天才超軼尚當繩以古詩之法乎是知祥正者荆公所予而南豐不予也

張説

張説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

閒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元酒有典則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之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魏文帝

魏文帝典論云夫文本同而末異盖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

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蘇東坡

蘇東坡與秦太虛書云太虛未免求禄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為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

答李廌書云惠示古賦近詩詞氣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傷冗後當稍收斂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涘然不可不知也

答張文潛書云惠示文編三復感嘆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黄樓賦乃稍自振

贗若欲以警發憒憒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顔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黄茅白葦此則王氏之所同也

答虔倅俞括書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

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時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都下見一醫工頗

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為治病耳若適於口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劉氏皆以藥顯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專務適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劉氏冨倍孫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當掛口哉

答王庠書云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畧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説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

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若論周勃則恐不然乎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禄産猶几上肉但將相調和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吕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獨欲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

答謝民師書云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詞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

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盖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答劉沔都曹書云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叙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别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决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元獨知之范蔚宗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詩乃云以

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為庸俗所亂可為太息

南行詩敘云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意

鳧繹先生詩集叙云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

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以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

王定國詩集序云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乎性之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

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樂全先生文集叙云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錢希白

按青箱雜記馬氏晁氏俱云吳處厚撰宋志作黄朝英誤朝英所撰係緗素雜記此作錢希白亦誤希白所撰係洞微志

錢希白青箱雜記云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冐朱姓名悅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甞改姓名故云又偽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甞冐張姓復姓有啓謝郡守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巧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時樞密邵公亢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抗脩注江公林並為考試官按蔡抗宋史有二人此乃蔡挺之兄抗為樞密直學士非樞密院編脩直祕閣之蔡抗也江林當作江休復判鹽鐵院脩起居注者是也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蕭何唯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答詳備及賦押秋荼之密用唐宗赦受縑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泰法繁於秋荼密於凝脂然則君何出余避席斂袵因對曰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

茶之密細唐宗赦受縑事出杜佑通典唐書即不載公大喜又曰滿塲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惟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這亦堪作解元

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盛文肅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豐縟乃

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每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盧楊遠甚卜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格調則麤野嘲哳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焉兹亦與文章相類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毋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

弟倚居踰年不調公有啟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凡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議不已公又有啟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胡武平嘗奉勅撰溫成皇后哀册文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乃用西漢莽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驚當熊已厲覽者無不歎服王禹偁尤精四六有

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啟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以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李宗諤 按倦游雜録八卷宋藝文志及馬氏晁氏俱云張師正撰此云李宗諤似誤

李宗諤倦游雜録云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寢陋始來應舉魏之舉人視之蔑如也既就試遂為解首其謝解啟曰三年於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歸於韓信又董儲郎中愍其窮嘗以書

薦于士人之富者㡉濡涸轍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歸而具啓納于董曰魯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不割懐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

張君芳按湘山野錄六卷宋藝文志馬氏通考晁氏讀書志俱題僧文瑩撰張君房所撰係乘異記㬥說雲笈七籖也此誤又以房為芳更誤

張君芳湘山野錄云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時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册皆不稱旨惟宋公湜深順上意必欲推先帝欲

封之意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畀之俄遷遽漢壇之未建故兹遺命特付眇躬爾宜望弓劒以拜恩守疆場而効節上大喜不數月參大政

晏元獻公撰章懿李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峥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奈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佑之託難為直致然論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悦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曰

此等事卿宜直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
於神寢上終不悅逮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抃當筆協
聖意直叙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冲顧復之恩
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為天下之母
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顔不及乎四海之致養
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
東宫舊玩畣賚之歲餘叅大政

歐陽永叔

歐陽永叔歸田錄云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禁𮨥之音當時以為四六偶對最為精絕

楊億

楊億談苑云陶穀晉開運中為詞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大將馬節卒少帝召穀草文以祭之穀

立具草以奏曰漢北有不賔之虜山東屯伐叛之師雲陣未收將星先落少帝甚激賞

僧文瑩

僧文瑩玉壺清話云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横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按夢溪筆談宋太宗創方團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

特賜宋史拱辰傳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邵氏聞見錄云拱辰出判北京時賜笏帶毬露金帶佩魚以路作露而范成大詩苔架塵侵毬路暗花書墨漬笏頭斑又仍作路蓋毬路是花樣之名故費氏蜀錦譜有毬露錦齊東野語載御府臨六朝唐人法帖用毬露錦本係俗呼不必有定字也文武近班通一例號羣仙之樣特承面命越度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例慣事三朝之舊俾偕四輔之榮奉以垂腰既表重鏐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按江淹擬袁太尉淑從駕詩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疑用此

李翺

李翺答皇甫湜書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唯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温習哉故

温習者事迹彰而罕讀者事迹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

又答朱載言書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廹之以利而審其

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智則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詞盛詞盛則

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之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説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必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

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傅氏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

其劉瘼此下民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説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並乃能

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

孔臧

孔臧與子琳書云聞汝與諸友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㮣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𡙇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致之有漸乎

胡孜

胡孜漁隱叢話云高適年五十始學為詩而與李杜抗衡正獻公杜衍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晉魏孰謂秉燭不逮夜遊哉

韓子蒼

韓子蒼上宰相書云某幼而喜為文至今二十年矣於文無所不觀始誦其言中探其義卒明其道其言則自簡編以來凡可以使人駭心動目者皆是也其義則學士大夫類能言之矣故缺而不論而獨論其道焉夫文者何為也聖人所以探深索隱而化天下者也是故神而明之者君也輔而翼之者相也輔而陳之者卿大夫也而士不預焉夏商以前其文逸矣然見於後世者非

宓羲堯舜禹湯之所為則皐陶益稷伊傅之所作也當是時不聞有卿大夫以文顯於世而況於士乎彼非有所不能也文事興於上則在下者無事乎此也今夫易之彖象則是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者也詩之風諭則是聖人所以移風美教者也書之訓誓則是聖人所以發號敷命而春秋之紀事則是聖人所以勸善懲惡者也此數者皆聖人所操持以為化天下之具則士安得預其間哉周衰開物成務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彖而

象之勸善懲惡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筆則筆削則削以至移風美教之道不行而後三百五篇定焉發號敷命之道不行而後百篇叙焉凡孔子之所修皆上述堯舜禹湯而下述益稷伊傅以示後世而已非有意乎自為文也後之學者不求其道而求其義不求其義而求其言求其言者斯為下矣而尚有不能盡則其餘道豈萬分之一乎嗚呼自六經而後文體何其多變也其源皆出於六經而寖失其體是故學彖象者其流則為

論為義學箋削者其流則為傳為記學三百五篇者其流則為箴銘賦櫕學百篇者其流則為表啓疏檄又於其間增之以浮誇雜之以靡麗則文之用於下者多而施於上者寡矣故後世工文者率皆布衣窮居之士而時君國相以是為虚飾凡先王所以化天下之具至是而為一小技爾豈不深可惜哉宋以文德為治令上眷文益高赫赫昭昭已高出五帝三王之右矣又選於衆而用相公伏惟相公以大儒經世之文當元宰秉鈞之

任以昌言則益稷以賡歌則皐陶以對揚則傅說其設於政事則又兼前代之軌模聳遠方之瞻聽蓋道之不行千有餘歲矣於此時而吾君神明之於上吾相輔翼之於下則是萬世之一時也以今準古雖無預於文然上旣責學者以古聖人之道而士困於餘習文不能近六經至有漢晉之獘有志之士咸知患此而獨未有推言之者某不佞以為當萬世之一時而不言則古道當何時而興耶方今去孔子已千歲而去夏商則又遠矣

如欲恢復古道必將自其言始使立言者其體稍近六經則於道或得其一二下焉不為漢晋之文上焉有以助吾君吾相化天下之道甚非小補也

洪邁

洪邁作楚東訓倡序云次韻作詩於古無有春秋時列國以百數聘問相銜於道拜賜告成責言蒇事周旋交際蓋未嘗不賦詩然所取正在三百篇中初非抒意作也蘇李河梁之别建安之七子潘陸顔何陶沈二謝洞

庭瀟湘之闋池草澄江之句曲水斜川之集聯翩迭出重酬累贈雙聲疊韻浮音切響法度森嚴圓轉流麗獨未聞以韻為工者高蜀州嚴鄭公韋近按韋氏見於杜集最多可指名者洹濟見素宙假瀆班諷有旻之晋匡贊迫等是也不載名者尹書記評事贊善司直郎官侍御少府等是也獨不見有韋近而諸韋中惟迫自潭移韶杜以詩往復者數四疑近乃迫字之譌郭受來往杜少陵間有唱必報率不過和意而已韓詩三百七十一唯陸渾山火一篇曰次韻而與孟東野變化上下者迺四之按韓詩唐李漢編者三百八十一首宋五百家注魏仲舉所集者三百九十本朝顧嗣立集注三

百八十七篇益以集外者為四百十三此云三百七十一恐誤陸渾山火詩集作用韻洪興祖云作次韻者非是劉貢父謂用其韻者不必次然混此詩不見於世貢父何所據而云耶韓孟聯句見韓集者十篇尚有有所思遣興贈劍客三篇見於孟集蓋居酬和諸詩十之四云十聯句中使其以工韻為勝吾知其神施鬼設百出而百不窮磊隗春容靡紫青而機膠葛也自夢得樂天微之諸人茲體稍出極於東坡山谷以一吟一詠轉相簡答未嘗不次韻妍詞秘思因險見奇搜羅捷出爭先得之為快濇濇乎舟一葉而杭灧澦也岌岌乎其索驪龍之驪也盎盎乎朝華之舞

春琅琅乎朱絃之三歎也翼乎鵰鶚之戛秋空也淵乎其色傾國也詩至是極矣

餘師錄卷四